覺山先生緒言

序

道在天下未始有敝也而任之者人人殊焉記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君子小人之中庸豈有異哉然一得之以時其中一以恣其無忌憚之爲夫以恣其無忌憚之爲則亦不得爲中庸已矣孔子倡道洙泗盖

逆知後世之學有出於此者矣故綢繆于仁義禮樂之文諄復于孝弟忠信之行而未嘗輒及於道豈聖人不欲人之蚤有知乎晚宋諸儒不得夫子之意保殘守陋至於晦塞而不明自白沙子出知其摸放似而非真誦說多而迷始也直以自然爲宗乾坤載闢而日月重朗學者當事逸功倍

以直躋聖人之域而無難、徐而察之乃有大謬不然者何歟、覺山洪先生嚴事湛文簡公師弟所授受淵源於江門者遠矣逮攷其論著所爲追琢於念慮檢束於躬行者詳哉其言之也、而於自然之宗則有不數數然者、余竊疑之、豈先生之學而有未至歟、將別有說歟、居久之覈於身心者日

以詳驗之朋儕者日以廣於是乎霍然而寤始知先生之旨殆自有主謂而余窺先生者有未盡也聖人者有道有器守於器者階循等歷猶有所執而不踰蓋潛心者可繇是爲上達之階而不能者亦可以寡過乃道之未明而務擺落古人之形迹將蕩然無復可守之矩度而移遊茫昧反易

至於浮誕情縱者之所托以余觀於世蓋往

往然矣然則語文章而略性道殆孔門之

成法先生豈將以是爲閑先聖之道之具

而防學之者之末放也歟余夙講聞先生

之學於友人潘去華詳矣頃與先生孫君

諶遊始盡得其書而讀之雖知先生已晚

而猶可因其言爲反躬自治之助乃序而

傳之與有志者共焉庶世教賴之而孔氏之遺意亦可以不墜也哉

萬曆戊申夏日後學秣陵焦竑敬書

黃汝清梓

覺山先生緒言卷一

婺源洪垣峻之甫　　男名溫敬輯

語錄

學者每言無知知是此虛靈開天闢地生生不死底物事窮神知化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是到無聲臭無可言處未至於此豈可便說無知恐不免於信心而妄用耳

吾斯之未能信斯天理也一信時便是仕止久速無可不可體段無聲臭可言上視堯舜事業直是浮雲

嘉業堂精刊

過太虛耳豈徒在仕會點脫然事功見大意恐未必能知此謂之有堯舜氣象則似其於體段則遠也

孔子言敬言集義言精一博約皆是渾淪片段功夫不是逐事逐時照管有時事者感應耳常寂常感

忠是體恕是用否曰不分體用皆於感應上見之體則無可言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行之即忠也

天理無可見惟於氣機默運時觀之如何曰天地間一氣而已氣機外固無理然氣機未必即是天理學

須豫有存養省察之功始得故孟子養氣存心之言

三年之內親喪未除猶如父在然動必有尊蓋未離

其爲子者耳故曰無改於父之道何遽便說到有父

之非道可改而不改也

溫良恭儉讓不離本色無甚奇言異行以聳動人主

而與聞國政可知當時諸侯猶以誠實相感故夫子

不能忘情其終不足與有爲者退而寒之者多耳

文莫謂吾猶人也非博以約禮縱有文總是躬行君

子則吾未之有得蓋文與禮一惟文王所以爲文躬

行之文也

潤身豈止一身之潤中和位育明明德天下都在

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此情字是就繼之者善善字

上來忽然之間真情發見卽繼之之意若施之事爲

離幾已遠其情不可得而見矣故曰乍見孺子入井

必有怵惕惻隱之心

五十而知天命功夫全在立與不惑到天命時亦大

段着力不得

或謂立是行上功夫否曰也須是本體之知上用功

既立矣富貴貧賤一切無所動念惑又何生曰夫子之不惑乃脫蒂入天命去處照察審幾猶惑也然則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與孟子之不動心如何曰還是惑時故未免猶有持循審察處六十而耳順是學否曰也是學此自是夫子之學自驗自知大段知天命以後無甚階級愈用功愈無窮

學實覺也學以感應言思則通乎未感應言之故學而不思恐徇事而罔於外思而不學恐離事而殆於中惟心事知行合一爲無病仁者見之仁知者見之

知猶未免於罔罔與殆學與思俱着一見字不得
人不知而不慍是亦樂否曰樂公而慍私憂大而慍
小君子之性無損故不慍君子之性不可不盡故不
樂總是一體感應
舜見象謂鬱陶思君遂曰予茲臣庶汝其于予治只
此一轉非聖人不能舜未嘗動心更何用轉
知恕之體則所強即恕之流行對反身而誠言謂之
強耳恕無強也
平旦未與物接無好惡可見而何以曰與人相近曰

只是其氣清明無所好惡便是相近對禽獸而言之

故曰人

以其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是因流尋源功夫便從

源上下手一了百了

志在幾先功夫則於幾時原非起念

爲仁由己與克伐怨欲不行有天機人爲之別

告子勿求於氣是持志而志與氣二故曰志一則動

氣氣動即心動孟子之養氣是志至而氣與志一故

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氣安即心安蓋心志皆氣之所

萃故予嘗謂不動氣者是不動心之要訣也

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似不動心而實病心似物各付物而實外物所失在毫釐

間佛氏其變證也

億則屢中只爲有所見故知非全知必信必果只爲有所守故行非通行此夫子所以有取於屢空也

小人以土爲土。君子以德爲土。故懷德所以求安宅也。小人以惠爲惠。君子以刑爲惠。故懷刑所以玉汝於成也。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許多喫緊功夫都在此章。此章以上則未易言。此章以下則無難事。

倚猶偏倚也。交也。參天兩地而倚數。變動流行俱在交處。幾亦從交處得之。故無窮

如有所立卓爾。此心與天地流通。如初入人家。尚有許多見處。望道而未之見。上下與天地同流。如久於其家。將遂與之俱忘矣。

雖欲從之。之從即從心所欲之從。若云道體無從。恐博約竭才之初。回固已知之矣

言顧行行顧言顧不在言行而在體認天理一顧俱得

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非僞行也從違取予率不本諸吾心而以世俗之所謂忠信廉潔者爲從違取予云耳若聖人直是論理義所在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

戒愼不覩不聞乃誠意功夫不落意處即致知格物之謂非渾淪無入手者故下文以愼獨言之從天命之性至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始終只還一箇獨字

以天下讓之大者泰伯處之幾於無聲無臭夷齊之相遜猶有心在季札直是成就一遜字引遠自得而不復顧其後也故程子曰季札之才近伯夷亦夫子所謂忠清之意至於中權中清又不足以論之

文武之事皆天命流行而以至德歸之文王何也順天以革命者武王也原天以造命者文王也以紂之惡爲紂之過者武王也以紂之惡爲巳之過者文王也三分天下有其二紂無可絕之道文王小心翼翼以服事殷不敢自絕於天此其所以爲至德與使文

王未即死紂或可以無伐矣

仁以爲已任須是眞已方得天下歸仁蓋一任時天下國家具在無放開休歇處故曰克已曰爲仁由已爲仁而能由已者鮮矣非乾學不知此也得力全在由已上

學思皆所以致知也學而不思則無以達知行之體其失也罔襲於外曾子之初年隨事精察似也思而不學則無以盡知行之實其失也則又墮於虛見之中顏子之初年仰鑽瞻忽似也

禮樂射御名節功業皆有可着腳處惟聖人無所着腳故學無精麄無彼此以射御言之存黨人則爲博學在夫子所執言之卽爲道學夫子葢欲人隨處皆知學也執御以成名而實無可成之名故可名便非道

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非謂爲惡之小人也正謂專求之與君子同而心之趨向異耳幾之不可不慎如此若夫爲人爲利之病非但好名其不得已而應與潔身以自立者皆此類也少涉軀殼則人矣

仲弓功夫覗諸顏子想是間斷去處尚多故顏子直以勿功告之仲弓仍從敬上說來蓋顏子之勿從已仲弓之勿仍從人已見也

龍之剛在首無首何以成其爲龍曰無首是無起念掛一虛五虛十之意故曰乃見天則無剛可言

誠者自成也天命之性之謂合人物貫終始正是仁以自成處成物時措率性之道仁之用耳一擔在誠之爲貫一句上

動心未有着落着落在忍性性字上

盡性無功夫功夫在盡心上

凡事豫則立豫是本體知天明善曰一曰誠所謂達德也不在事上

從人欲上起念便踏危機凶機從天理上起念便踏安機吉機吉機如登天凶機如墮壑一失脚不可復止故曰驅而納諸罟獲陷穽之中而莫知避驅者欲心自驅之耳豈有驅至罟獲陷穽而莫知避者惟於機動之初或自以爲細微可以僥倖無事故忽忽爲之遂至於不可止而不知害已在其中故智者只觀

理欲於毫芒而利害不與利害展轉則昏塞愈甚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功夫總在微處斡旋不動言而敬信乃所謂微也不賞不顯不怒篤恭即此微功之造於極耳

命之流行有剛柔純駁而生生之本未嘗不在故剛柔純駁可以言偏而不可以言惡聖人之於天道其所不至則亦不免於偏而已故盡心知性知天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總是一知流行克塞到底道即君子之道也言夫子於君子之道自道之

而不以爲能乃亦學不厭之意子貢至是蓋知學之要而夫子發之三達德以體達道知要也

古人纔言學便是君子爲已之學故人不知而不慍不慍與樂皆從悅上來夫子之時朋來甚衆又何以曰人莫我知蓋爲已之學不論朋來與否亦自有人不及知之者若求人知則與天違矣故曰知我其天總只是一箇自知不怨不尤非言語可以語人者

先難如草木之屯須從生意奮發乃爲仁體不然如原憲之不行終身以爲難矣不可謂之獲獲者得我

心之謂也

不知所以裁之使狂者知裁、嘗如何用功、曰使裁抑之、未必便是聖人觀好勇過我無所取裁、還須是裁審輕重長短以歸於中、於分殊上功夫多狷者則又於理一上多了、其不能致知格物一也、是故狂者之量虛而欲實狷者之量實而欲虛知裁則虛實不足言矣、然則賜求由張諸子者於狂狷又將何歸乎嘗見孝甫云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多是歸諸狂者一路然狂狷病痛覺少而其餘諸子沾帶頗多

所成就於斐然成章處或有所未及耳、到底只論知裁、不論資禀、

行之著是生機露習之察是生機精到神處

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如今二字承可畏而言、觀四十五十無聞斯亦不足畏一句可見、

勿忘勿助、忘助俱無、即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二句別名、

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顏子不論有道無道、直是用行舍藏於時上識取、

一知便化恐終未化一知未化終成大化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未立未不惑時許大艱難是一大不化旣立旣不惑時再無回頭是一大化不是知了又惑惑了又知種子無增減火候有淺深得一轉即成一轉

稱孝稱弟是志從修行故硜硜小人徐行後長是志從窮理故可爲堯舜

觀弟子入則孝云云日間再無間放時亦無有成念着脚時從此養之便是作聖胚胎

多聞靠不得故闕疑其餘亦靠不得故愼言乃不落聞見忠信篤敬之學

見善如不及是見是修念君子好仁無以尚之是爲仁由己聖學用功雖同家數則異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遠慮即近功只在目前爲所當爲遠莫遠於道德近莫近於利欲

一言足以盡道一隅足以盡三隅三隅之反如司馬牛因訒言而究爲仁之實是也故切問近思

憤是不自安悱是不自是

子路之死可謂妖壽不二而不得至於道終於知性知天上欠缺

憤是生意奮發處故樂

憤悱是學者事發憤非聖人不能蓋憤悱有起念發憤無起念乾道也

豈可謂善人全無功夫其中亦自有一種用力持循處但不可以入聖耳可欲之善感於念而未必由於知不知則其善也猶之外至然安得謂之有諸已蓋知者善人入室作聖之端也

欲明明德於天下幾欲字便是大學根脚故學問全在志願是乾道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洋洋如在原非虛境明道所謂中庸言誠卽是神是也故齋戒以神明其德望道而未之見

其言也訒到得後便天地盈虛消息以時

受命二字最喫緊惟仁人爲能受天之命惟孝子爲能受親之命安可過求纔貨殖便作逆親道理非小故也

狂直侗愿悾信與狂肆矜廉愚直俱是實病有証之病故可捄下此則入於有心之惡爲轉變之症療之則不入矣

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孟子亦是不得已指出良心與人使人知所自擇若是聖人處生處死直是見義無比擬

夫子子貢所惡俱自善中發來無德者不足惡賊德者爲可惡無德者善根猶存賊德者心喪久矣故子貢所惡是子貢晩年進德實學

儞人惡下訕上毋無反已可爲善處勇無禮果敢而
窒毋無謙已可與進善處
大臣必行已志具臣隨事供職然一仕季氏恐便非
有大臣之志
億則屢中是乃念慮精察動多中理若謂料事當成
敗而不爽所言斯又子貢之餘事耳
諸子不能變化氣質豈但不好學不知學耳故好學
夫子獨稱顏子子貢子路啓其端而不能竟蓋須真
知得之故可與幾

識幾難知幾亦難故曰由知德者鮮矣六言非德六言不敝而幾達焉乃德也

萬鍾不辨禮義是平地跌殺人乞人弗屑是風波中自在

志字從士從心可見志伸萬物之上古謂之尚故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居仁由義不分在位無位有事無事

孟子不動心在集義有事上告子不動心在不動心上纔見定便非有事纔仁內便義外故曰學以自然

爲宗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總是不知養氣之義不得勿求是欲學廓然而實私也歸之內焉爾彼長我長彼白我白是欲學順應而實逆也成之外焉爾是內便非外不得勿求便彼長彼白一病也

道不分身在不在年老未老只管學問不管年故不知老之將至純亦不已之心也

人既孝弟不必說犯上此象山論心體處人能孝弟

而又說犯上此賀克恭所謂功夫精密處少不循理即是亂不亂不犯上所以爲仁也故驕泰以失之

知命耳順而未至不踰矩聖人猶自以爲已過故聖人之學如天

仁以爲已任除卻此此更無別事故只此一路死而後已

善人直是欲實心爲善有恒實心不掩其善惡君子則知學直是能實心去惡而復其善今之爲善者終是欲人道好連有恒亦不是又安得爲君子

狷者篤行而志未達狂者見達而行不掩行之不掩乃淸虛曠大之志自有所未可掩耳非以行之不逮而言

好仁者無以尚之是乾道

不是以博文歸之約禮亦不是於博文後復求所謂禮者約之蓋顏子既見得此頭腦直從禮上着力故非禮勿視聽言動卽文卽禮與初學不同

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夫人之所同欲者衣食耳其所同不欲者不可衣食者耳今不去其所不欲而

與之以同欲欲民之無盜也得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夫子之告季康子是亦以絜矩之學也老子曰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近之

子路之與朋友共是謹於行義一事之仁也顏子之不伐不施是達於所性全體之仁也夫子之老安少懷是性同乎天無方無所上下同流之仁也故學在盡性不在盡事

一言足以盡天下之道兩端全體也執其兩端揚善用中於民此乃聖人全體其善以盡道處何者善言

善行舜堯所有也執其兩端以用中於民非聖人不能有也故愚夫愚婦與知與能在聖人則便爲察乎天地不知不能

問知言養氣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一句知養俱從此出知其言者知其心耳故曰生於其心害子之病全在於不知心故不知義不得於言勿求於心

敦厚以崇禮禮從厚出也禮卑如地故厚

懲忿窒慾全在震下一陽之復

人處大運中無一時閒吉凶悔吝一息不曾停聖人

且隨地恁他去看道理亦無停息

一日二日萬幾總是一幾渾然而萬幾自感惟幾惟康俱從安汝止上一日二日萬幾俱從兢兢業業上故無叢脞之病

出於形氣謂人心出於義理謂道心然否曰出於形氣而得其正即是道心出於形氣而不得其正即是人欲有生之後謂之人心未生之初謂之道心道心蓋繼之善也

一覺便化不遠之復交持而勝是謂頻復

中庸之道是日用常行之道本顯無隱本常無怪言隱怪便知有不見知言吾弗爲便知有遯言中庸便知有不見知言吾弗爲便知遯道而行言弗能已便知依乎中庸夫子之意總說歸依乎中庸一節爲聖門正路遵則似與道爲二行則於真體上有間故半塗而廢廢非廢棄也爲其學有着脚不肯進步耳若依中庸則無須臾可離無可歇脚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其曰唯聖者能之與中庸不可能一也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善者德之

根一者善之體善無定在惟一是在隨時而體認之以歸於一至協於克一則無人已無聲無臭連所主之善亦俱到忘處無迹可尋

耕稼陶漁不見有善可取大舜何以得之曰無非日用也與知與能與不知不能只是一體譬之池中之魚此魚之水即江河之魚之水故禹有人已舜無人已禹有聞時有告時舜則無時不聞無時不告總在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爲善一句

戒謹恐懼對小人無忌憚而言盖人只有一箇心非

戒懼便是無忌憚過與不及之流也然病多在過
遜志務時敏乃學古訓之功卽斅也古訓全靠不得
故曰惟斅學半念終始典於學念在已懷貝猶有人
已之見觀道與德字可見蓋傳說是以聖學告君
人心但得如空水與物自然無怨恩犯而不校犯者
是在已而犯在人也聖人則直不見已之是如天然
與反已不同顏子之不校乃亦於若無若虛中得之
其於知天也幾矣
齊家之道非專難在人實難在已耳妻妾僮僕之言

足以感吾之心而吾於妻妾僮僕左右至近又每足以自感一家之志又安能通之故曰風自火出明自內也

學不能成物還是不誠有厭倦處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惟明故威爲德威

毅而不弘則所毅者終是有有我之心謂之爲仁不可故先言弘後言毅毅卽弘之不息耳實以居之仁以行之全體也

陰陽有老少而云九六者一三五爲九二四爲六用

其成數用老以舍少也九斯全而羣龍具矣全則純而中也無首斯無尾無始斯無終故曰見羣龍無首吉中也凡遇陽爻皆以妄動不中爲戒而獨於乾言之示則也有老少者著占時事耳

人肖形天地巳屬後天坎爲腎艮爲膀胱震爲肝巽爲膽離爲心坤爲小腸兌爲肺乾爲大腸陰爲脾陽爲胃夫心亦離矣而獨能爲五行之主何也爲其在南也午之中也萬物之所趨五行之精之所聚而極至焉者也故艮其背止其所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

明爲向明也是故君子之學明德而已矣

火多過禮金多過義禨過便屬不仁故觀過知仁

卜筮何預於學曰神人一體也問之師友與問之卜筮求之心與求之鬼神俱是研幾之事卜筮即心之形著耳故曰擬議以成其變化

夫子以天下之否泰爲一身之盛衰故曰甚矣吾衰也若謂精神血氣之衰則此亦常事耳夫子又何嘆之

取善於人猶有人已取諸人以爲善是無人已舍己

從人舍已之善也
遯世無悶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是無聲無臭地位
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本體全功不分動靜
孔子自十五志學以至五十學易七十不踰矩修已
誨人竝只以一學字體當用功不盡蓋學之為道至
廣至微吉凶悔吝變動不居故君子乾乾警惕隨在
占筮與時保之而猶不敢以為是而今却盡反却古
人為學成法而以不學不慮超出孔子用功之外少
涉思惟便為外道一加印証盡屬聲聞斯亦難與言

之矣書有言之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學於古訓乃有獲奈何其聽之者弗聽也

有天下而不與只是率性自然性何巍巍稱巍巍者對天下對成功言之耳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非成君子之名也古人名即是實仁是體名是事安仁利仁是體處約處樂是事

原憲辭祿猶是狷介之資克伐怨欲不行之意必至夫子然後爲大故曰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憲守在已而夫子之仁通乎人已也

日月至焉是眞至仁否曰恐猶有些子在若是眞知必無可息之理故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其不違焉者於已則不違其日月至焉者若至自外然非已能流通之也在爲仁由已上分別

道問學是從德性脈絡來故曰道

洋洋乎發育萬物是德優優大哉是道曰皆道也尊德性而道問學是求至德以凝之其功夫全在道問學上尊德性而道問學則道問學皆德性也溫故知新敦厚崇禮道問學貫下手處全在知行上致極道

盡皆道問學事也

易曰位正當也君子所思不出其位位之正當處即是道可見古人言德言才言地位更無虛說

志與氣一也血氣何以有時而衰而志氣則無時而衰曰氣無衰其衰者氣之軀殼耳白沙子曰萬物有形難免壞此生何喜復何嗟猶之瓜菓然未衰則真氣真性在軀殼既衰則真氣真性在天地天地既無則真氣真性在無極

我欲仁斯仁至是求仁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

無加諸人是行仁至此便是顏子不違仁地位故夫子進之曰非爾所及在欲立欲達欲字上着力學覺也一覺則本體自在然必問以辨之則所覺不偏寛覺之體也寛居則本體自全然必仁以行之則所覺所居者乃實無限量無蹊徑有覺無覺寛居之謂也

剛如金如石萬事萬變沾染不及柔如油如絮到處着物無以自持慾非能病人柔自病也故曰吾未見剛者

綏斯來動斯和斯來斯和如萬物之於天地神氣流
行無可見處故曰斯

學貴切近之悟憤悱未悟也舉一隅以三隅反反身
自悟一悟而三者在也所可舉者事耳其悟者理也
若夫口耳之學無反已之思則雖推一以知十夫子
弗取矣明道曰三隅言其近若夫告往知來則其知
已遠其所知者亦何物乎推一知十非知也

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看來直是欲終其身更無他意
被袗衣鼓琴二女裸若固有之看來直是如家常淡

飯同有之物更無享用意思總只是一心

天開于地闢丑人生寅夏正建寅以人道盡天地之用故曰我欲觀道吾得夏時焉是寅為天人之交萬物萬事之始仁之權輿也

好學近知力行近仁知恥近勇同路同體以功夫生熟言故曰近若謂好學非知力行非仁知恥非勇又安言近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憂樂在聖人處時上見原不在時

顏子欲罷不能是往不得手時欲從末由是放不得手時

不怨不尤下學上達已在其中若謂不得不合而始不怨不尤離天體矣故居易以俟命

下學上達至淡至簡豈人所可與知惟自知之惟天知之天知即於自知中見之天人二途中間更無別路去人所以還天人所不知者即天知也

不以女樂去而以微罪行夫子豈是意念計量有之蓋亦當時事理恰到如此設使時非郊祭夫子必另

有機可說然則何不姑且諫止曰以夫子之誠而不能入則諫又是小事

養志事理甚大知養志則守身在中

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慮愈下則其德愈光是子張堂堂對証之藥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意愈高則其問愈淺是子張堂堂傳變之病

或以視聽爲氣以視聽聰明爲氣之靈爲性何如曰視聽氣也亦性也視聽之聰明氣之粹而性之正者也書曰惟天生聰明時又聰作謀明作哲以視聽爲

非性則形色天性非性矣

原壤豈不知孫弟者其爲老氏之學蓋亦玩慢自放如臨喪而歌之類不以孫弟累心耳以杖叩脛夫子亦大警覺之而原壤不以動念老氏之教固然噫孟子之闢楊墨數百言不已而夫子之闢老學止於一擊固聖賢之氣象其亦處時處人然爾

凡人只是無奈何此身耳若能將此一身放在天地間與四時同流萬物同生同化更有何事雖然此猶是奈何一身事耳若在聖人以一身盡萬身一人盡

聖人更有參贊之功業在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故忠清果藝夫子皆不許其仁是就全體上論之克其類忠清果藝猶小人也然忠清果藝是實事小人則迹似而情異矣

有若之學頗亦得其要領諸子欲以師禮事之猶謂其文章之似夫子耳而眞夫子未知也曾子曰江漢以濯秋陽以暴方是聖門學問眞宗旨無似可言

武王訪問箕子以天道故箕子便提出一箇五行來說五行不言用其下八疇者皆五行之用也天命之

謂性一章盡之五福六極中和位育事耳十數窮故威用而不言十者聖人不得已也

斷除嗜慾想來徹天機障此亦麁之爲言耳天機嗜慾只在幾希之間故功在審幾久久漸熟知至而天機全矣

苟爲善不是定教文公遷國圖存彼時亦未有必死之勢故猶勉之以仁義爲仁義即是創業垂統爲可繼者覩猶可以爲善國之時又覺頗難矣效死而民弗去自是爲善以後事

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蓋司教化正人心全在士人士人知而明之小民則由其器而已故敬敷五教與敷胄子乃由與知之別

觀堯典一書可知古之帝王全在虛心用人所以德業在巳今之才識志意之士都是欲了在巳之見所以德業不下於民

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舉直錯枉本皆所以爲仁知與仁並論非也

子路好勇能臨事矣好勇不好學其蔽也狂惟懼而

好謀即亦好學之功無論精麤彼此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人也明人倫是成其所以爲
人者不爾斯禽獸矣故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
終日云者行步一移也俟以終日即是人爲是心後
於事矣見幾天幾也事豫而立作者作於心也故曰
幾者吉之先見若謂不待終日而作其去幾遠矣
助者無根之謂也集義功夫止於根上著力則雖奮
迅勇果亦是生意震發與謂之助不可捨却勿助而
止做正當底勿忘亦便是學問在人所見何如

孔門只說欲欲仁體也說無欲自周子始明道得之乃以有爲爲應迹明覺爲自然無事無事思索亦無事乎操持學脉在是功夫亦在是故予嘗謂周子得聖學之宗亦在是

放者意也非心也求之者心也致知之事也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以心使心非矣

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只善與人同爲至

易以義理爲數潛虛吉凶臧否平王相休囚死則又似以利害爲數不作可也

看春秋須大着眼力不然只是與齊晉諸君辨優劣
較利害夫子猶化工孟子直是春生秋殺無所假借
故曰天子之事

與知與能是造端夫婦處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是造
端夫婦實學

性以一定言命以流行言至天命所以盡性故仁義禮
知全在聲色臭味安佚上盡性所以至天命知仁義禮
智本體之自然而聲色臭味安佚私慾自可寡矣

文禮不可分內外外之可見者影表耳何謂文是禮

之生意流行處何謂禮是文之命脉宰制處無淺深先後淺深先後在博約上博未必中博主於禮則無過不及而中在矣精未必一精主於一則純然不雜而一者至矣

誠是已誠聖人也明是未誠賢而求至於聖人也不是以誠爲行明爲知亦不是以誠爲一明爲精擇善固執對不思不勉而言總是明善中事

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懼者警惕之心良心也與孔子懼字同人之言曰讀詩書如和風慶雲讀春秋如

震雷迅電聖人因時設教化功之妙用如是非爲禁
欲而加之意也少有意存焉句句而筆削字字而褒
貶將有失其義者

有不善未嘗不知是不惑否曰還是立時事

志學而立是可與共學至可與立時事不惑則道明
理得而心之全體著矣知天命猶有知底工夫耳順
雖不着知然未離乎人也不踰矩則離人而化神矣
聖人十五以至七十只是知有一學字中間階級所
至不是預有可裁底物事

擇乎中庸得一善是共學適道既竭吾才以後有老拳拳二字乃卓爾時也是三十而立事謂之見道便是妄念

勇者不懼是不懼外患否曰仁與萬物爲體智仁勇通乎萬物萬事之外而貫乎萬物萬事之中其要歸在仁上智者仁之神勇者仁之帥也人固有威武不屈而爲君臣父子兄弟朋友殺身以成仁者皆就已上說君子遇外患處之有道不在此論

問曾子爲邦比顏子如何曰願無伐善無施勞有若

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有君道乾道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彼以其富我以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有臣道坤道

或謂顏子微有迹故能發聖人之藴夫曰微有迹猶是查滓未化時豈所以發聖藴者發聖藴全在默識如愚上見之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子貢便不知有此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是藴處無迹可尋

召忽許大氣節而夫子以匹夫匹婦之諒斷之只緣於行義上結果管仲許大功業而夫子以器小斷之

只務於事功上立脚子路而失之卽似召忽子貢而失之卽似管仲學之不可不講也如是

賢者能守而未能化曰自顏子淶雕開外賢者之守守其資質之所本有者耳守非其道又焉言化

曾點父子之學正相反一是從下做到一是從上見得如何曰見與做相反曾子亦自見到故做到點之倚門而歌恐亦後人傳附之說不然連見亦未也

據於德據德所以凝道也依仁又是據德功夫下手處故修道以仁

小人學道則易使是易從於教化非專指服役言

或問惡旨酒何以盡禹曰官家不禁酗飲乎然只謂之禁不可謂之惡惡從仁民真心上發來故一惡是仁故與好善言並舉

利與善之間同是此間此念出此入彼故舜禹兢兢業業懼其流而失之也故曰千里之途慎於足下

申韓之學本非慘刻只爲見法而不見情便有慘刻之心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萬民爲芻狗

原非少恩者以不仁却便有少恩之意故曰申韓原於道德夫申韓未必原於道德以其主名義而無惻怛之心其起於爲我之根一也

王荆公云無者萬物所以生有者萬物所以成聖人惟務其成物者不言其生物者言成物而不言生物此又荆公受病處所以後來作用反爲老氏所陋

無厭其所生厭飫也樂與餌過客止無留情而在當情當情亦過客也

王純甫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譬之富者不自言其

有其役與其里之貧人乃竊竊然言之使富者聞之繞一笑耳老子曰知我者希則我貴是以被褐懷玉夫遯世無悶夫子能之亦老子所能中道而行夫子能之在老子則以爲多一中字是以惟恐其不遯

變化氣質不如致良知直截是當下頓悟之說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夫子亦且不敢如此說故其變化直至七十不踰矩

或論爲學之要曰論語首章盡之矣總在學字上下落學求自得原非爲人故悅樂不慍總是一體皆時

習也以眞覺眞知流行與遵道而行不同但習有生
熟耳熟熟卽不惑之時知天從心之體段也此開卷第
一義學之終始盡之矣
善托生者陸行不避虎兕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
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
死地每念此此心爲之渾然無礙莊子曰復讎者不
折鏌干忮心者不怨飄瓦褊心之人不怒虛舟每念
此此心亦爲之灑然無我在人自得
仁義爲定名中正爲虛位仁義而中正乃極也

土石爲體水火爲用水火變而土石不變木金者土石之精華而水火之實體也邵子以水火土石配日月星辰自是邵子之意

晦翁謂人固有終身爲善而自欺者得此便知聖學命脉

懲忿如救火窒慾如防水懲忿如防火防火莫如抽薪窒慾如止水止水莫如清源

天下最怕雷同雷同便不是學故如切如磋

周公還是才藝過美制作過盛啓末流文勝之漸見

禮知政聞樂知德使在夫子三千三百恐更簡易
從比如父母之喪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一
句道盡

仁者人也人與天地生生無間無求生以害仁有殺
身以成仁是去其有間者而通之以達乎天故身死
而心生仁理也

明道云顏子未至於聖還是心生栁子云老僧道機
熟夫仁亦在熟之而已矣然惟顏子可以言生熟其
餘猶荑稗也

克巳復禮乃復其見天地心之復故可爲仁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類天無偏而地氣有偏然天至於生時即巳入地氣矣天氣須從未生時觀來

非禮勿視聽言動是機上用功否曰到得克巳爲仁由巳時巳是禮根透露故言勿即謂之無矣如曰禁止之云其勿將何日可以了之

祭者接也祭必有氣脉與所祭之人接續流通而無間故感格祭天以冬至祭地以夏至祭祖禰以生辰忌日清明之類亦謂其氣脉一路可流通耳冬至而

非其時即非所以事天故古人重之

吾人心地。常使有餘裕。地步常使有餘閒。隨吾所往
自然寬博有容。平鋪自在。事變之來。是非亦可照察。
不可竭盡心力。彼此俱迫迫窄窄無展布處。

何謂素位而行曰妖壽不二不二處便是素有一毫
羶腥夾雜非非素矣

老子玄牝虛中無物故其道以不自有有爲本非有所
指也有所指不足謂之玄牝

何謂饒他爲主我爲賓性爲主命爲賓以性定命也

老子得之不敢為天下先終是藏頭露尾於性命之本然自然不似夫道若大路豈難知哉難知處卽是病

志氣一舟也志至氣次是有柁之舟運用伸縮只見舟不見其舟有柁氣一動志斯無柁矣志一動氣執柁而用之者非長年三老手也

張子韶曰覺之一字衆妙之門此亦未可盡非只是覺時要見天高地下萬物萬殊都盡

是尚友也何如曰千百世之下而求之千百世之上

得其人得其心焉是神交也神之所往故爲尚
大畏民志畏者自畏也不得盡其辭者民自不得也
卽有恥且格之謂非畏上之威嚴而然此乃修身治
平之大用故曰此謂知本蓋家國天下之不平皆起
於爭人無爭則天下無事矣皇王之治不過如此
望道未之見道體如是功夫亦如是故曰純亦不已
不已亦功夫也若有見則有已於於穆之體不似
舞雩陋巷之樂俱是悟入從大處得來但陋巷較寔
耳設曾點居陋巷時恐未必能承受或須假童冠發

之乃樂也

未應則此知渾然與物為體既應則此知燦然物各付物若云意之所在謂之物似有無知無物之時其為物不二與萬物載焉只是一物

問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曰老子似言伏羲時事孟子似言周文時事老子反本故以體為用孟于經時故言用而體自存二之非也

蘇子由曰杞宋皆天子事葢禮樂車服在焉然則夫子所謂不足徵者其器其文耳然又曰宋雖不足徵

春秋之際晉楚大國有所不知未嘗不問焉何也豈其文其器尚可問而通文器之意以興先王之敎者但無德獻而爲賢者耳故夫子傷之傷杞宋之人終不可爲而日淪於亡也

君子不能必天下無小人而恃吾所以處小人之道俗云打拳離手故須自盡不輕犯手爲善壯於趾則孚窮壯於大輿之腹則尚往雖趾與腹且別也

洪如之嘗曰尺蠖之屈龍蛇之蟄精義入神利用安身俱從何思何慮脉絡上得來少不爾便入憧憧雖

精亦非也謂之利用安身不可

聖人純亦不已之心與天同流故不知老之將至消息盈虛曷有已時

人只能一心一路如九河就道滔滔中行更無泛思雜念

作德則行惟一路乃近路大路故逸作偽則行有二三漸入蹊徑而荊榛生矣故勞晦翁所謂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念念遷革以至於死亦拙類也

敬不易見於緝熙時見之熙是敬體

不發育峻極不足以溫故知新故知崇如天不優優
大哉不足以敦厚崇禮故禮卑如地
時習而說羣聖皆同此根脚否曰學者覺也伯夷柳
下惠謂之心安則可謂之說則不可蓋說重知知逼
乎行故說行亦悅也行局乎知則雖知未免爲障耳
易曰潤萬物者莫說乎雨故受之以坎言智也
心肝脾肺腎貌言視聽思皆玄關流行而發竅於心
心之虛卽玄關也非玄關心亦爲一物耳
道本無也而以有爲心本虛也而以盈爲事本約也

而以泰爲皆在門面上不實故難恒若謂夸詐此又小人在所不道致意有恒者作聖基耳

不逆詐不億不信而能先覺者在知人在知言其本在心無所偏着

戊土爲父巳土爲母丹家以下手種子是戊火候成事是巳猶毋以養胎離火之用也故學在知止知幾而義存之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巳洋洋乎發育萬物孟子於禽獸又何難焉此又是因材而篤栽培傾覆之道係

謹是仁體發育

惡惡之心重一分則好善之心輕一分落意氣客氣斯去惡也又遠矣故曰在人自審

有已見便不能取人爲善惟見善而不見有雖真見亦忘也

信則悟生焉樂正子不能充實光輝還是信所不及連善亦未達故曰二之中

古人重德故言三德六德才亦德也今人重作用故舍德而言才雖孟子亦多是用上見

伊尹樂堯舜之道全在義與道上富貴利欲不足以動其心豈不是樂囂然是樂受用處翻然是樂發用處其受用也以樂天其發用也以代天非爲湯也此聖賢公天下之心

忠是體恕是用否曰一時感應流行何者爲忠爲體何者爲恕爲用蓋勿施之勿即是忠言忠恕見全體耳體則無可言

大道無名而忠恕有路故曰違道不遠然於命脉則一耳

吾道一以貫之一貫在心如木之有根其生意總在根學問思辨篤行皆栽培灌漑之事也至於貫則生意全而一貫具矣是渾淪理道忠恕以體用内外分言非也

萬殊一本是理理一分殊是功分殊即在理一中有感應無分合内外兼該是貫處蓋一則内外兼該也若云以一理貫萬事是二之矣夫子曰吾道曾子曰夫子之道只論道上如此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恕豈爲萬事者

與國人交止於信豈止在命令之謂必也教養兼至能成一國之人皆至於善方是成得箇信字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皆以五言五爲土信也書曰克寛克仁彰信兆民作新民無所不用其極

終日在世情裏盤旋起倒何由見得又何由出得首出庶物超類拔萃是豪傑事

陰陽生生之靈明凝萃主宰而爲心心有知故曰習亶聰明作元后亶聰明習也

漢張遐少知易義嘗曰易無定體强名曰太極太者

至大之謂極者至要之謂蓋亦混合融貫之說說得二字頗亦精當而後人乃謂是言至理至大至要在混沌之中失之矣蓋極則一元混沌氣也陰陽五行萬事萬物其條析者乃見其爲理耳

殷仲堪問遠公易以何爲體答曰以感爲體蓋易無方神無體必感而後有體何言乎未感無可言也

竈在東東方生物養人媚竈亦只重在當時用事而言非必謂其能神於奥也

顏子不改其樂鮮于侁以爲樂道正叔曰使顏子而

樂道不爲顏子雖然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之者道也謂顏子而樂道則不可謂其所樂者非道不可也不求於道便更無用力處尹和靖一日看大學有得曰心廣體胖只是自樂伊川曰到此連樂字也着不得此又成德以後事

子路重行義是子路終身所至處亦是終身求進處故終身誦之而云以是爲自足恐又非子路喜聞之心其言曰人不能甘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生而曰我行義吾弗信也故其進者直以行義進耳夫

子以道進之見道無可臧知好義而不知好學以至於道此其終身之蔽也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謂其志不忘此心於溝壑喪元之時耳

苟得其養知養嬰兒之養吾輩今日只見得不是養得所以不甚長進

蒲衣八歲而舜師之項橐七歲爲孔子師睪子生五歲而贊禹言能師不在三子而在舜禹孔子三聖之心

口之於味一章非言氣質之性乎曰若然則命有至與不至仁義禮智天道亦爲氣質之性矣蓋命者性之原至命以盡性即仁義禮智天道之至也性者命之質正性以至命即耳目鼻口聲色臭味之正也性命一體一功夫合而言之始盡

舜君道故簫韶九成從黃鍾起調武王雖順天應人終是以臣而不敢遽以君道自居故從伐紂之歲月而以甤賓起調盡美而未盡善乃不自諱之心非聖人不能也此可以知武王之心矣武豈不知韶之善

而安於美者樂著誠也

自家閒了方有閒思自家雜了方有雜慮惟無物知止爲得

利名聲色豈爲賊其爲賊者心之失也故善惡在心不在物而佛氏以聲色香味觸法爲六塵併善惡心事一切廢置則又自取逃遁方便法耳

爲學者如發瘧子雖有清時終未脫體無自欺三字其倒倉藥

赤子初生光光只有此身更無美衣華屋各項帶來

及其既沒亦光光只有此身更無美衣華屋各項帶去中間惟有此心此理全生全歸本然自來可以帶去者却又爲美衣華屋各項弄壞豈不是大罪過

此心靜定須於志上查考何如志是卽眼下便是志不是則雖靜定猶氣定也

朋友切磋須受得若楚不動念朋友講論須磨得更光采不虛說乃爲己實得

經綸大經其大不在功業而在此心心無私則日用細微皆大經也

博文約禮爲打門磚然否曰未至從心卓爾時豈可便如此說文禮本無盡博約功夫亦無盡入門由是升堂入室亦由是故竭才如有所立卓爾

了盡世間事方能出世間曰須是全放得下不然恐終未有了時

只管磨鏡不管照物如何曰吾心與萬物同體是天地間一面大鏡子不管照物則又何處是磨鏡功夫

致知格物卽磨卽照卽照卽磨

天下五行惟水爲多災害惟洪水爲甚人心之陷溺

淫蕩水象也故君子之學必以誠意忠信爲主誠意忠信土象也

三陽三陰萬物化生故甲乙之年其年甲子甲子一陽也乙丑丙寅則爲二陽甲木生丙火矣丁卯戊辰則爲三陽丙火生戊土矣故曰甲巳化土丙在中也

物必有生機而後可化爲學亦然

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亦是重新開闢再造

感應是有物時見不是有物時起起則有生滅矣眞知脫悟自然容光必照

千古學問付與千古豪傑擔當頂天立地豈因循原慾孝能之故吾人直是翱翔千仞

病根甚微人身之病即心病之景界未見病體難說便有無病學問但不可無病又添病耳

不論好善惡惡須從至善處發之乃爲真好真惡

日食時以扇作圓圈乘之其地影之圈亦隨日體盈虧以爲偏全可知本體不足垂照廣遍總是偏也

去人欲以存天理存天理以去人欲將以何說爲當

曰知克伐怨欲不行不足爲仁又知我欲仁斯仁至

之爲仁也則存去二者之功始有下落矣

天地之氣無形而貫金石日月之光無質而透豐蔀非誠精有本孰能之尋丈之水能浮萬斛之舟六尺之轡可調千里之馬惟不自用如是

性靜者可以爲學性靜便近本體非惡動也

事父孝故事天明其敬之至乎一之象也事母孝故事地察其愛之至乎兩之象也孝弟之至通於神明

不敢毀傷而曰孝始者謂孝之基本耳始於立身守於事親終於事君許大功業皆從守身中出

今人都在瞽瞍身上論孝不在大舜身上自盡孝弟之至通乎神明至以誠也故夔夔齋栗可以感格

月雖不受日光然謂月之光非日之精不可精一而已丹家亦說月本生於日故十五會合之際月受日化乃能生金金具太陽之色入火不變與日月同久蓋月初出庚爲震上弦爲兌十五爲乾乾兌金也

學如奕棋不對國手嘵嘵然謂我無敵也奕秋至而茫然自失矣此所以貴益友也

此心流行之精而有條理可見者爲文威儀動作猶

文之表末耳故惟精惟幾爲博文

夫性始諸見忘見則悟入而修修則悟極而後能自得非有路徑可尋也思曰睿睿作聖悟與修一睿兼之不睿不得爲善思

眞知流行即是知行並進

幾乃生幾寂體之流行不已者感而遂通妙在遂字易之藏往知來俱在此中誠神幾也生幾須存誠爲至

貞者事之幹知之貞藏之固故發之力

方是天下之公論是非不論人已若見已之是是猶以見障也見則狹是則止

滿腔子是心正心誠意致知通乎百體方是格物不然猶有我也

善體本一成於性而起於意則二矣故擇善止至善幾善惡俱從繼善之初得來至後天便難爲功

行著習察由仁義行之學蓋知幾而存義也不是虛悟

孟子得傳於子思而不及無聲臭之說何居曰無聲

奧之說卽聖智神化無可無不可之說然而不至於化何也曰終是有所見在願學孔子見未化也

人之過各於其黨黨生於性之偏豈惟食色哉雖佛老楊墨皆於吾人虛體仁義上偏重成之亦不是性外突來物事無形安有影

七情各循其則不可有有所之心有所愛則必有所憂未有無因而至者

會聚各以所見問辨如風雷雲雨之動滿盈只見風雷雲雨不見生意到不如天宇廓清時雨時暘萬物

應感而生天何言哉觀孔門師弟問答如顏子終日只省觀其在巳者故如愚亦不足以發是生發其自省而自足者卽默識學脉只於言語上尋求便不能

或云有善有惡爲二無善無惡爲不二法門如何曰謂不着有善惡之見則可既云繼之者善無善無惡終是寂相吾儒自有不二法門正以其能善善而惡惡耳

二氏豈非欲爲物各付物順應之學者但於吾人不無有虛實内外之別耳其本在仁其幾在精義

如何是慎獨曰獨即性命有何形容慎則此心之真知真行以體之與性命合一亦有何形容可言無過去無將來無見在心是三昧否曰猶吾儒之退藏於密也密則實昧則空矣近時又以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爲密密亦昧也

立與不惑同是不蔽於欲然不免有毅然暢然之分至此時心體員融明達無間辨邪正別真妄一切思惟擬議查滓俱忘故謂之不惑此天人之介猶禪家所謂慧門關者故予每驗立進不惑爲難孟子知言

不動心明道存久自明庶幾近之非所可想度也

博文約禮何以不語諸子而獨語顏子蓋諸子多以其趨向意識各自爲用語之恐亦無進步處如語子路好學而竟不問是也好學豈易言哉故曰知德諸子總於知上進步無力故不悟知豈易言哉知崇如天故言博博幾通也德也既知之便須坦然見之行義如地承天生物各順所生以成天能禮也業是也是皆磋磨吾心體以求見道乃知至行至渾淪一貫之學以博約分分殊理一亦非也於分殊見耳

道在求自得爾靜體渾融虛通無間原不在喧寂上故有用之博約如有所立者有用之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者各隨其資稟方便以入入則得之其言靜以養動者亦默坐澄心法也不善用之未免絕念滅性枯寂強制之弊故古來聖聖相授無此法門然則如之何道以自然為至知其自然動不以我斯無事矣故學在知止不在求靜

或問氣質何以能變化曰熟之而已矣瓜脫蒂蟬脫殼豈容欲速氣一刻不至不能強化速化之言妄也

觀物之變化必至其時言何容易

養金於沙試金於火

學須江漢以濯捶泥帶水不得

慎獨是靜功是動功曰言靜言動又恐學者於動靜時便生起滅惟幾則無間一體故也

君子之待小人如虎狼鷹犬然在識其性而各御之有道此仁義之用也若衆以己之好惡斯拂之矣

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是大舜以人之聞見爲我之本體然否曰以人聞見爲我本體似猶未盡

惟於善與人同上體之斯知沛然矣故稱大

或問陽九百六之厄曰此太乙說也天下之事不過九六而已其神巡行八卦察往彰來而觀曆運遠近之期在上爲外卦爲君道法乎天而爲陽乾元用九故曰陽九十年乃行一宮八十年乃行一竟此考治陽九之災年也在下爲內卦爲臣道法乎地而爲陰坤元用六故曰百六三十六年乃行一宮二百八十八年而行一竟此考治百六之厄年也若宋癸丑聞杜鵑而康節云云自有他道至誠前知其理又別故

管不言、

一念才起鬼神莫知可見立命在我故曰不由乎我更由乎誰然天地鬼神人物氣機一耳而曰由我是猶二之便有竊弄意思操之以數由此病也

學不得頭腦縱饒用功終是泥水洗塊。不得乾淨、

洪如之曰、泉翁語予以復禮之功甚切、其言曰仁道難言、禮是有機竅可循處、其眞復處卽是禮、易一陽爲復爻不違復爲仁也、仁與非仁在復上辨別、

公孫丑登天之問與顏子高堅前後之嘆同否、曰顏

子欲見夫子道之體而不得其方、故誘之以博約、公孫丑徒見孟子道之用、而不得其本、故告之以不發而躍如引而不發、即是孳孳可及處、即是高美躍如自得處、此學之彀率規矩也、彀率規矩可以言傳、而其不可言傳者、在學者自得之、

人能自訟、已在爐錘中、直須從此成器、

象山謂不成徐行後長便是堯舜、徐行後長與溫恭克讓、只在達與不達間耳

道在庸言庸行之間、而今無事時懸思、當面時錯過

要之總是無慥慥之心

由仁義行默識著察此聖學彀率也安勉雖殊塗徑則一論者乃以此路歸之聖人而考索矜持爲賢人之事此便是兩箇塗徑此諸子所以不得其宗者何謂之勉乃別名謂之賢耳中庸不可以不知天知行九經總是此一字括之

人須大着眼力看破便有幾分功夫轉身自輕泉翁每舉大波以蕩之等語濡濡沫沫不是勾手事

或言去朋黨之難泉翁曰我不爲黨誰爲黨者天下

國家只作一般看來以善養人爲上辨賢否次之至於辨時已不能無迹矣
人與物皆已也須通得人已方能正已故格物
太虛之涵萬象以其不與萬象也若與萬象則非太虛矣又焉能涵心不與書史故能合一合一則不求記而自記不求工而自工
康節心源無累萬物包羅自是內聖外王體段只緣其主之以數痛癢弗直故明道謂其悠悠不仁
無起無滅心體也離心起意即爲妄有起而後有滅

然石泉稱曰心爲活物常靜而常動意欲其機竅耳常寂常感夫又何起何滅離心起意誠意未常離心也非誠意卽明心矣

功夫雖由感見然凡言博約忠恕卽一貫全體若各以一事言便支離

致良知以體道猶磨鏡以照物不是一空知便了無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敬其兄故在格物在敬止知止定靜安慮能得則格之矣亦不是一正念頭便了

其言也訒何以便得爲仁曰許大生意醞釀此中如

開發收閉各以其時不然便散漫了

或言魏鶴山督師未及施設而罷眞西山參大政亦未有所建明而卒才德兼全之難如此曰道一而已矣才德安可二之勇可使智可使辨可使如古之英雄達士恢奇押闔勝筭億中以巨眼觀之蓋亦未離乎伎倆意識而已不得謂之才才從性生伎倆意識猶從軀殼晛爽發也好惡絜矩盡人盡物排大難解大紛展大猷緜緜入扣斯之謂才也即德性矣西山侃侃具見經綸事有遇不遇未可以成敗歸斷也

敬所以誠誠之者敬也敬是功夫誠是本體學者不知便即以敬爲道是又以敬蔽也

惺惺者無物無息時也瑞巖和尚每日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恐又多一惺惺念惺惺是敬不是空見亦不是着見

聃翁謂學者須要有廉隅墻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故能勇於爲義爲百世師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豈是意氣可支撐得住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此亦子路能事其餘師

商諸子未可知也、

晦翁謂浩然之氣孔子有兩句說盡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孟子曰是集義所生者、則又以一句說盡、在人用之何如、

人只有確然拔去舊習爲難須實見得、又要實在捨得、

逆則成丹收拾此心不放便是逆反身之謂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從一陰一陽而二陰二陽三陰三陽爲順反而歸之於一爲逆從四而揲之不用爲

往爲順從四而揲之以歸奇之數用之爲來爲逆知來者從藏從靜從內從初也故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又曰極數之來之謂占逆數之謂也

佛氏以空遍天下故見天下之物無非佛無彼此無真妄而無格物之功儒者以道遍天下故見天下之物無非道無彼此有真妄而有格物之實

老子所謂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是欲併善惡無之與天下善惡相安於無事而以無事化之恐無此理蓋非因虛以爲用而其以虛即用也善人勝

殘去殺設老子有成到底亦不過善人功用

巧言者出於舌不能言者出於躬出於躬而躬瘁不出於躬而躬休便是國家元氣通塞之候故曰國有道其言足以興興者通泰之象也

老子知進知退知存知亡何以非聖曰老子以退爲進以亡爲存言自然而非自然故與聖人之用不似

或曰三皇以德老子得非上古之聖人乎老子言德有霸心矣

管仲何以亦謂之仁曰子糾非一國之主乃一人之

事在忍不忍於一人管仲不忍於天下故曰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但不知仁體而以事功起腳故謂之器小

見過須從本體得之自訟難見過尤難聖門諸弟豈無勇於改過者而夫子未見之嘆其有所指矣知至善方知不善

或謂王弼說易遺象言理之非曰兩儀四象象焉可遺古人簡實重行故尚象象易見而理難知故即象以明之後人因理盡性故尚窮理理以象見故雖不

拘拘於一定而理之發皆象也昔人有言欲求之孰得而求之欲舍而求之孰從而別求之遺與泥胥失之矣

何謂無思而無不通曰無思而無不通性體也聖人之事也思而無思以至於通睿之謂也學者之事也思而憧憧則有所思矣故思字從田者以廣闢言從囟者以虛明言槩可識已

蓋有之矣有字與有能一日用力於仁有字相應言用力於仁而力無有不足者其人疑或有之但我未

之見耳不敢絕望於好仁惡不仁之人而反覆致情於未見所以勉之也

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其所爲信也如是

學須收斂方有生機至德凝道收斂之說是也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不得大志願大收斂恐猶是收箇軀殼在

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總是虛上用功取坎塡離因虛以致中也玄關玄牝正是中虛處

若以如有所立卓爾爲見道則與仰鑽瞻忽何異參前倚衡乃爲子張定心方法與察言觀色慮以下人意同非眞有物見也忠信篤敬亦有何物可參倚者若到時滿身滿眼都是

問定性曰率性之謂道率性而行便不消言定定亦率也非率而定雖定未免有病

王龍溪嘗云吾輩於復六爻中止當得一爻迷復予初甚訝之後來究竟不見君道乾道縱有所至終是影響迷塗無根心生色意

方時素問何謂惟幾心上功夫惟康事上功夫泉翁曰等之精一然精則知險以行行而阻則不一知通乎阻則康行矣故惟一利用安身得力全在險阻上不是二路亦非一知路頭便已

人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爲則有限之者故與曾點不與三子此孟子善藏其用處曰此好論道理如此然道理無爲而無不爲點之不爲便又以不爲限了又安能爲孟子從不動心得來其所不爲則又自有說耳

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今豈無用心於民者但恐用心而非盡心爲民而非親民親民則痌瘝相關盡心則物我同體若夫達敏果藝未免有我存焉故不以爲仁

只主於敬便是爲善或謂是未接物時靜功曰吾體無動靜主敬工夫亦無動靜未接物時善無可言只可言敬耳若言靜功更於何處又有動功得來

或問致知有起處如何曰知無不在於致之之功則在於幾時蓋幾有可見未幾則無見也夫其所可見

即其所未見者耳故致所見而其所未見者在矣動靜有無一體

氣質變化有要否曰枯槁之發生以陽氣質之變化以知知透而行至查滓融矣故曰陽明勝則德性用乾道也如雞抱卵亦然

或問有過須眼下斬截無終日終身改過之理曰須是有此志但習染既深如磨鏡然自初刮磨以至於員光俱改過實地非既復而又過過而又改也故曰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其次莊敬以持養之

堯舜之中乃通宇宙萬物一體學脉知行博約格物絜矩俱從此路應感流通一中徧天下更無虧倚處是仁

不顧毁譽未必真是豪傑然顧毁譽而不能有爲又却爲豪傑所棄惟能潛能飛者得之

知天事天修身之功盡矣而又何言乎立命也泉翁嘗云凡人自私自利有不得其正處都是壽夭得喪上起念惟能見破此着不逆於境不貳於心命我立而性天流行此實功要約亦實功之極致言事似有

天人之分立則天在我矣命有夭壽而我之夭無夭
壽是壽夭不足爲吾命也是終始話頭不是知與事後有此
貴賤壽夭非性然亦不在性外蓋自流行主宰而無
形質郛郭者爲性爲仁義禮智自流行凝結而有形
質郛郭者爲貴賤壽夭之命而仁義禮智之性行焉
然而皆氣也故性命二字虛虛實實可以隨在往來
善觀之

曾子隨事精察晦翁意其病在事字然隨事擬議從
心亦是忠恕如心之學故予嘗謂曾子平日章章皆

是心事一貫功夫但未透識此體故夫子呼而啓之即以一唯而悟子貢便不能然以其未有曾子功夫也

或言未怒之先鑑空衡平既怒之後氷消霧釋然則方怒之時鑑已不空而氷霧塞否曰喜怒在彼而已不與如斯而已矣又何霧塞之有忘怒觀理不是着相亦不是平等法也

人之才智聰慧相馳倍蓰亦繼善原初帶來否曰非也猶之生物然濃淡葩素色色各別者地氣耳天無

形地氣有形人之質稟軀殼地氣也故君子學求端於天

學貴日新須於日間對境時自取證驗平日偏處今覺不偏急處今覺不急緩處今覺不緩乃是貼身實進步若只以虛悟做成學問觸發原根依然是舊人却不負良師友此等切勿以凡近放過也

心體無放其有放者意耳存之卽在非外有所求也

孔門自三月不違仁外能實存心者有幾師之過商之不及子路之六言六蔽皆放之類也故學問有道

不是只一切直截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是慎獨知幾以上事故曰君子必慎其獨意有不善而獨無不善也

問仁以爲巳任曰今人只爲一切累得身子重了安能勝任要勝任須是先滅擔滅盡則可誠盡心知性盡人物之性

於吾言無所不說便是若決江河體叚故擇乎中庸得一善便得與舜大智同稱不知今之學者果能有此襟懷否總之見善不見人巳有善與天下共爲之

存過與天下共攺之庶幾近是

或言纔覺是復纔覺便翕聚不致流散是姤知復不知姤則根不固知姤不知復則機不員曰姤復無端開往開來既知此意惟有知幾存義是正當也然而知姤即知復矣顏子之博約正得開往開来意故不惰諸子豈不好學而獨與顏者諸子如好仁信之類皆不知於幾上即不得謂之學又安言好故曰知德者鮮

聽言觀書有得恐還是軀殼意氣上相契不是神接

神接則實得根生而德畜矣

洪章論朋友相觀而善泉翁曰如入珠貝之肆奇珍異玩於我何干又不是有物可取之於巳惟是以神接之則色色皆我有也若決江河爲上三人行必有我師其次之矣神精是仁神接是會友輔仁

問如何能得此心不動曰不可少有所着少有所着則雖一得一失亦有撼之者矣或曰不須更涉安排只一良知便是不動根本曰知不惑仁不憂勇不懼豈可輕易說過孟子不動心全在知言無暴其氣來

瞽者無以與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鐘鼓之聲蓋原
是形骸間隔於性上無干性無不善其有不善者亦
是形骸爲間隔耳惟心爲能達之故心學不論性善
性惡惟存其心養其性
無知而無不知有無一體老子恃其所不知以爲知
其知猶有着處蓋退以爲進也於寂體不似
潛龍勿用乃六十四卦之初天地開闢之始天一生
水時也遯世不見知焉恭而天下平皆從此始見而
文明躍而或之飛在天而不亢皆潛之發用也

論語一書未嘗有言人之惡者蓋夫子一身元氣也犀象龍蛇俱在化育之中

慮事周密處心泰然

竊負而逃是父子相隱之心推之

素隱無心於世者遵道而行半塗而廢猶是痛癢不相關有可已處夫子直是栖栖依依無可已時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蓋非知聖者

或言有諸巳之謂信進此一步爲難曰有諸巳之謂

信係舊是成樂正子一箇可欲之謂善夫正子之善豈有不信者蓋緣其資質之美信從念而未知入體故須有此一步吾人既知之直是充實光輝以上用功故曰知皆擴而充之何須更此留難

可欲之謂善有間斷有諸己之信無間斷而有限量故須充實

潛龍勿用一句是五爻根基樂行憂違確乎不拔一生事業都在此中龍惟能潛故不可拔

好仁六好好學六好只一念通塞之間故在見大而

明善

人心逐境秪如今癡狗相似見物動處便吠吾人觀此亦足爲儆

思從意起則滯思從心體則通體認亦然有從意者有從心者言天理則非意矣

一貫之道時中而已常寂而常感知幾二字盡之